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五筆 第三卷（十五則）

人生五計朱新仲舍人常云：「人生天地間，壽夭不齊，姑以七十為率：十歲為童兒，父母膝下，視寒暖燥濕之節，調乳哺衣食之宜，以須成立，其名曰生計；二十為丈夫，骨強志健，問津名利之場，秣馬厲兵，以取我勝，如驥子伏櫪，意在千里，其名曰身計；三十至四十，日夜注思，擇利而行，位欲高，財欲厚，門欲大，子息欲盛，其名曰家計；五十之年，心怠力疲，俯仰世間，智術用盡，西山之日漸逼，過隙之駒不留，當隨緣任運，息念休心，善刀而藏，如蠶作繭，其名曰老計；六十以往，甲子一周，夕陽銜山，條爾就木，內觀一心，要使絲毫無謙，其名曰死計。」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，以家計則大喜，以老計則不答，以死計則大笑，且曰：「子之計拙也。」朱既不勝笑者之眾，則亦自疑其計之拙，曰：「豈皆惡老而諱死邪？」因為南華長老作《大死庵記》，遂識其語。予之年齡逾七望八，當以書諸紳雲。瀛莫間二禽瀛、莫二州之境，塘澱之上有禽二種。其一類鵠，色正蒼而喙長，凝立水際不動，魚過其下則取之，終日無魚，亦不易地。名曰信天緣。其一類鷺，奔走水上，不閒腐草泥沙，啜啜然必盡索乃已，無一息少休。名曰漫畫。信無緣若無能者，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，而反加壯大。二禽皆稟性所賦，其不同如此。

士大夫避父祖諱國朝士大夫，除官避父祖名諱，蓋有不同。不諱嫌名，二名不偏諱，在禮固然，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，或旋為改更者。建隆創業之初，侍衛尉慕容彥釗、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，而彥釗父名章，廷祚父名漳，制麻中為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。紹興中，沈守約、湯進之二丞相，父皆名舉，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。自餘未有不避者。呂希純除著作郎，以父名公著而辭。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，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，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，孫絳、縝，皆歷位樞密，未嘗避。豈別有說乎？

元正父子忠死唐安祿山表權舉入幕府，臯度祿山且叛，以其猜虐不可諫，欲行，慮禍及親，因獻俘京師，在道詐死，既合斂而逸去。臯母謂實死，慟哭感行路，故祿山不之虞，歸其母。臯潛奉侍晝夜南奔。既渡江而祿山反。天下聞其名，爭取以為屬。甄濟居青巖山，諸府五辟，詔十至，堅臥不起。安祿山人朝，求濟於玄宗，授范陽掌書記，濟不得已而起。察祿山有反謀，不可諫，因謁歸，陽歎血不支，界歸舊廬。祿山反，使封刀召之。曰：「即不起，斷其首。」濟引頸待之。使以實病告，慶緒復使強輿至東都。會廣平王平東都，詣軍門上謁，肅宗使汚賊官羅拜，以愧其心。《唐書》列二人於《卓行傳》，褒之至矣。有元正者，在河南幕府，史思明陷河、洛，輦父匿山中。賊以名召之，正度事急，謂弟曰：「賊祿不可養親，彼利吾名，難免矣。然不污身而死，吾猶生也。」賊既得，誘以高位，瞋目固拒，兄弟皆遇害。父聞，仰藥死。事平，詔錄伏節十一姓，而正為冠。臯、濟之終，與正皆贈秘書少監。予謂臯、濟得生，而正一門皆並命，故當時以為伏節之冠。而《唐史》不列之《忠義》、《卓行》中，但附見於其祖萬頃《文藝》之末，《資治通鑑》亦不載其事，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，為可恨也！白樂天作張械碑云：「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，屬安祿山陷覆洛京，以偽職淫刑，脅劫士庶，公與同官盧冀潛遁於陸渾山，食木實，飲泉水者二年，訖不為逆命所污。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、隱藏山谷者，得六人以應詔，公與哭在焉。繇是名節聞於朝，優詔褒美，特授密縣主簿。」

蕭穎士風節蕭穎士為唐名人，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，至以答楚童奴為之過。予反覆考之，蓋有風節識量之士也。為集賢校理，宰相李林甫欲見之，穎士不詣，林甫怒其不下己。後召詣史館，又不屈，愈見疾，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。安祿山寵恣，穎士陰語柳並曰：「胡人負寵而驕，亂不久矣。東京其先陷乎！」即托疾去。祿山反，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，言御守計，納不用。歎曰：「肉食者以兒戲御劇賊，難矣哉！」聞封常清陳兵東京，往觀之，不宿而還，身走山南，節度使源洸欲退保江陵，穎士說曰：「襄陽乃天下喉襟，一日不守，則大事去矣。公何遽輕土地，取天下笑乎？」洸乃按甲不出。洸卒，往客金陵，永王璘召之，不見。劉展反，圍雍丘，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，大宴賓客，陳女樂。穎士曰：「天子暴露，豈臣下盡歡時邪！夫投兵不測，乃使觀聽華麗，誰致其死哉？」弗納。穎士之言論操持如此，今所稱之者淺矣。李太白，天下士也，特以墮永王亂中，為終身累，穎士，永王召而不見，則過之焉。

石尤風石尤風，不知其義，意其為打頭逆風也。庸人詩好用之。陳子昂《入峽苦風》云：「故鄉今日友，歡會坐應同。寧知巴峽路，辛苦石尤風。」戴叔倫《送裴明州》云：「瀟水連湘水，千波萬浪中。知君未得去，慚愧石尤風。」司空文明《留盧秦卿》云：「知有前期在，難分此夜中。無將故人酒，不及石尤風。」計南朝篇詠，必多用之，未暇憶也。

江楓兩菊作詩要有來處，則為淵原宗派。然字字執泥，又為拘澀。予於此學，無自得之見，少年時，尤失之雕琢。記一聯，初云：「雨深荒病菊，江冷落愁楓。」後以其太險，改為：「雨深人病菊，江冷客愁楓。」比前句微有蘊藉。蓋取崔信明「楓落吳江冷」、杜老「雨荒深院菊」、「南菊再逢人臥病」、嚴武「江頭赤葉楓愁客」，合而用之。乃如補袖衣裳，殊為可笑。聊書之以示兒輩雲。

開元宮嬪自漢以來，帝王妃妾之多，唯漢靈帝、吳歸命侯、晉武帝、宋蒼梧王、齊東昏、陳後主。晉武至於萬人。唐世明皇為盛，白樂天《長恨歌》云「後宮佳麗三千人」，杜子美《劍器行》云「先帝侍女八千人」，蓋言其多也。《新唐史》所敘，謂開元、天主中，宮嬪大率至四萬。嘻，其甚矣！隋大業高官遍天下，所在皆置宮女。故裴寂為晉陽宮監，以私侍高祖。及高祖義師經過處，悉罷之。其多可想。

相裡造唐內侍監魚朝恩，怙貴誕肆，凡詔會群臣計事，折愧坐人，出其上。雖宰相元載辯強，亦拱默。唯禮部郎中相裡造、殿中侍御史李衍，酬詰往返，未始降屈。朝恩不憚，黜衍以動造，又謀將易執政，以震朝廷，乃會百官都堂，且言：「今水旱不時，屯軍餽運困竭，天子臥不安席，宰相何以輔之？不避賢路，尚何賴乎？」宰相俯首，坐皆失色。造徒坐從之，因曰：「陰陽不和，五穀踴貴，皆軍容事，宰相何與哉？且軍勢不散，故天降之診。今京師無事，六軍可相維鎮，又屯十萬，餽糧所以不足，百司無稍食，軍容為之。宰相行文書而已，何所歸罪？」朝恩拂衣去，曰：「南衙朋黨且害我。」此段載於《唐史·宦者傳》中，不能記相裡造之本末。予謂造當闖寺威權震主，生殺在手之時，以區區一郎吏，而抗身與為敵，後來名人議論，及敘列忠言鯁詞，未見有稱述之者，《通鑑》亦不書，聊紀於此，以章潛德。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，亦然。

先公詩詞先忠宣公好讀書，北困鬆漠十五年，南嶺嶺表九年，重之以風淫末疾，而翻閱書策，早暮不置，尤熟於杜詩。初歸國到關，命邁作謝賜物一箭子，竄定兩句云：「已為死別，偶遂生還。」謂邁曰：「此雖不必泥出處，然有所本更佳。東坡海外表云：『子孫慟哭於江邊，已為死別。』杜老《羌村》詩云：『世亂遭飄蕩，生還偶然遂。』正用其語。」在鄉邦日，招兩使者會集，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。提刑洪慶善作詩曰：「願公十襲勿浪出，六丁取將飛辟歷！」辟歷二字如古文，不從兩。公和之曰：「萬里懷歸為公出，往事宜和空歷歷！」邁請其意，曰：亦出杜詩「歷歷開元事，分明在目前」也。紹興丁巳，所在始歌《江梅引》詞，不知為誰人所作，己未、庚申年，北庭亦傳之。至於王戎，公在燕，赴張總侍御家宴，侍妾歌之，感其「念此情，家萬里」之句，愴然曰：「此詞殆為我作！」既歸不寐，遂用韻賦四闋。時在囚拘中，無書可檢，但有《初學記》、韓杜蘇白樂大集，所引用句語，一一有來處。北方不識梅花，士人罕有知梅事者，故皆注所出。其一，《憶江梅》云：「天涯除館憶江梅。兒枝開。使南來。還帶餘杭春信到燕台。准擬寒英聊慰遠，隔山水，應銷落，赴愬誰？空憑遐想笑摘蕊。斷迴腸，思故里。漫彈綠綺。引三弄，不覺魂飛。更聽胡笳哀怨淚沾衣。亂插繁華須異日，待孤諷，怕東風，一夜吹。」元注引杜公：「忽憶兩京梅發時。」「胡笳在樓上，哀怨不堪聽。」「安得健步移遠梅，亂插繁華向晴吳！」樂大《憶杭州梅花》：「三年閒悶在餘杭，曾為梅花醉幾場。」車駕時在臨安。柳子厚：「欲為萬里贈，杳杳山水隔。寒英坐銷落，何用慰遠客？」江總：「桃李佳人欲相照，摘蕊牽花來並笑。」高適：「遙憐敵人思故鄉，梅花滿枝空斷腸！」盧仝：「含愁更奏綠綺琴，相思一夜梅花發。」劉方平：「晚歲芳梅樹，繁華四面同，東風吹漸落，一夜幾枝空。」東坡：「忽見早梅花，不飲但孤諷。」「一夜東風吹石裂，半隨飛雪度關山。」其二，《訪寒

梅》云：「春暉消息訪寒梅。賞初開。夢吟來。映雪銜霜清絕繞風台。可怕長洲桃李妒，度香遠，驚愁眼，欲媚誰？曾動詩興笑冷蕊。效少陵，慚《下裡》。萬株連綺。歎金谷，人墜鶯飛。引領羅浮翠羽幻青衣。月下花神言極麗，且同醉，休先愁，玉笛吹。」注引李太白：「聞道春暉未相識，走傍寒梅訪消息。」「綠珠樓下梅花滿，今日曾無一枝在。」江總：「金谷萬株連綺薨，梅花隱處藏嬌鶯。」何遜：「銜霜當路發，映雪擬寒開。枝橫卻月觀，花繞凌風台。」杜公：「東閣官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揚州。」「未將梅蕊驚愁眼，要取椒花媚遠天。」「巡簷索共梅花笑，冷蕊疏枝半不禁。」樂天：「賞自初開直至落。」「莫怕長洲桃李妒，明年好為使君開。」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。梁簡文賦「香隨風而遠度」，及趙師雄《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相顧》詩云：「學妝欲待問花神。」崔櫓：「初開已入雕樑畫，未落先愁玉笛吹。」

其三，《憐落梅》云：「重閨佳麗最憐梅。牖春開，學妝來。爭粉翻光何處落梳台。笑坐雕鞍歌古曲，催玉柱，金卮滿，勸阿誰？貪為給子藏暗蕊。斂蛾眉，隔千里。舊時羅綺。已零散，沈謝雙飛。不見嬌姿真梅著單衣。若作和羹休訝晚，墮煙雨，任春風，片片吹。」注引梁簡文賦：「重閨佳麗，貌婉心媚，憐早花之驚節，訝春光之遺寒。」「顧影丹墀，弄此嬌姿，洞開春牖，四卷羅帷。春風吹梅畏落盡，賤妾為此斂蛾眉。」又：「爭樓上之落粉，奪機中之織素。」梁王詩，「翻光同雪舞。」鮑泉：「索窗落梳台。」江總：「滿酌金卮催玉柱，落梅樹下宜歌舞。」太白：「千金駿馬邀少妾，笑坐雕鞍歌落梅。」古曲有《落梅花》。又：「片片吹落春風香。」謝莊賦：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」庾信：「早知覓不見，真悔著衣單！」東坡：「抱叢暗蕊初含子，玉妃墮煙雨村。」王建：「自是桃花貪結子。」

第四篇失其稿。每首有一笑字，北人謂之「四笑《江梅引》」，爭傳寫焉。

州縣名同晉、宋以來，置立州郡，惟以多為貴。先是中原陷胡、羯，本土遺民，或僑寓南方，故即其所聚為立郡。而方伯所治之州，亦仍舊名。如南徐、南兗、南豫、南雍州、南蘭陵、南東海、南瑯邪、南東莞、南魯郡，其類不一。魏、周在北，亦如此。隋、唐不復然。國朝之制，州名或同，則增一字以別之。若河北有雄州、恩州，故廣東者增南字；蜀有劍州，故福建者，亦增南字。以至西和、西安州亦然。其聲音頗同，患於舛誤，則俗間稱呼，自加上下東西為別。故稱岳為上岳，鄂為下鄂。清州與青類，稱為北清；郢州與穎類，稱為西郢；融州與容類，稱為西融者是也。若縣邑則不問，今河南、靜江府、鞏州皆有永寧縣，饒、邛、衡州皆有安仁縣，蔡、英之真陽，廬、汝之梁，光、台之仙居，臨安、建昌之新城，越、筠之新昌，婺、蜀之永康，處、吉之龍泉，嚴、池之建德，渭、秀之華亭，信、吉之永豐，郴、興國之永興，衢、嘉之龍游，施、臨江之清江，洪、萬之武寧，福、循之長樂，郴、連之桂陽，福、桂之永福是也。

三衙軍制乾道四年正月，邁為中書舍人，因入對，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：「以祖宗之制論之，軍職之大者，凡八等。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，曰殿前副都指揮使、馬軍副都指揮使、步軍副都指揮使，曰殿前都虞候、馬軍都虞候、步軍都虞候，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秩秩有序，若登梯然，不可一級輒廢。一或有闕，即以功次遞遷。降此而下，則分營、分廂，各置都副指揮使，如捧日左廂第一軍、天武右廂第二軍之類。邊境有事，命將討捕，則旋立總管、鈐轄、都監之名，使各將其所部以出。事已，則復初。累聖相承，皆用此術，以制軍詰禁。自南渡以後，觸事草創，於是三帥之資淺者，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。而都虞候以下，不復設置，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，以統制、統領為之長。又使遙帶外路總管、鈐轄。考之舊制則非法，稽之事體則非是。以陛下聖明，能知人善任，使所謂爪牙之士，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？若法祖宗之制，正三衙之名，改諸軍為諸廂，改統制以下為都虞候、指揮使，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，士卒之心明有所繫，異時拜將，必無一軍皆驚之舉。於以銷厭未萌，循名責實，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。乞下樞密院討論故實，圖議其當，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。」讀劄子畢，孝宗甚喜，即批付樞密院。是時，知院虞允文使四川，同知劉珙不樂曰：「舍人要如何行？」對之以「但隨所見敷陳，若施行與否，自係廟堂處分。」竟寢不行。後閱《華陽集》，王珪撰《高瓊神道碑》云：「王為殿前都指揮使，管軍員闕，兼領二司，王乃言曰：『臣老矣，如有負薪之憂，誰為可任者？先朝自殿前而下，各置副都指揮使，及都虞候，常有十人，職近事親，易以第進，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，緩急臨戎，上下得以附習，此軍制之大要也。』有旨從之。」據瓊所言如此，正合前說。

歐陽公勛封贈典吉州新刊《歐陽公文集》，於年譜下盡載官爵、制同，無一遺落。考之今制，多有不合。雖非事之所以損益，謾書於策，且記典章隨時之異雲。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勳，便得騎都尉，越過驍、武、飛、雲四級。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，便得信都縣子，越過男一等。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，初加實封，便得二百戶。及罷政，為觀文學士，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，實封二百戶。薨之後，以子登朝，遇大禮，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，而躡贈太尉，蓋超空、徒、保、傅四宮。再贈即為太師，仍封國公。今殊不然，除勳官即罷外，侍從初封，亦從縣男為始，每加不過三百戶。待制侍郎只二百。初得實封財百戶。執政去位，但與侍從同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。身後加贈，只單轉一官，兩子升朝，乃進二官，雖三四人亦不增，未有官師直贈太尉者。今太傅也。又公任知制誥、知穎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、知亳州王洙同一詞。《唐書》成，進秩，五人同制。公與宋景文公、范文忠公、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，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。

嘉祐四真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，歐陽公在翰林，包孝肅公為御史中丞，胡翼之侍講在大學，皆極天下之望。一時士大夫相語曰：「富公真宰相，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，包老真中丞，胡公真先生。」遂有四真之目。歐陽公之子發、棐等，敘公事跡，載此語，可謂公言。

五方老人祝聖壽聖節所用祝頌樂語，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，又有王母像者。若教坊，唯祝聖而已。歐陽公集，乃載《五方老人祝壽文》五首，其東方曰：「但某太山老叟、東海真仙，溜穿石而曾究始終，鬆避雨而備知歲月。義氏定三百六日，嘗守寅賓之官；夷吾紀七十二君，盡睹登封之事。遇安期而遺棗，笑方朔之偷桃。風入律而來自岩前，鬥指春而光臨洞口。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游，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，今則紫庭降聖，華渚開祥，遠離朝日之方，來展望雲之懇。千八百國，咸歸至治之風；億萬斯年，共禱無疆之壽。」其頌只四句，西中南北方皆然。集中不云何處所作，今無復用之。